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一五一回 王棟解群圍認友 李興救家主勾人

話說眾寇圍住天霸放箭，被天霸連接三支雕翎捺於地下。眾寇一見大驚，正在怯敵擔驚之際，猛聽人聲吵鬧，但見廟內又出來了□餘人，後跟著一人。眾盜知是寨主的朋友，前來助戰。見一物直撲天霸面門而來。半夜動手，雖有月光，到底看不真切，天霸也不知道是什麼兵器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才要低頭，見那物仍又回去了。好漢正在納悶，忽聽身後一人高叫：「那裡面的可是黃天霸黃老兄弟麼？」黃爺聽了，語音很熟，也就高聲說道：「問我的可是王棟王哥麼？」那人一聽，說：「眾位休動手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」眾人聞聽，一齊大笑。王棟又向眾人說：「大哥今在何處？」眾寇才要答言，那個金大力已走至面前。王棟說：「大哥應了一句俗言：『大水沖倒龍王廟喇！』來罷，二位大爺見一見罷。」說著，王棟便代二人道明姓氏。金大力趕著與黃天霸拉了拉手兒，說：「久仰老兄大名，失敬失敬。」天霸回答道：「好說好說。弟方才冒犯，也望仁兄恕罪。」金大力說：「豈敢豈敢，借著老兄弟的光兒，尊駕下遭兒還望大腿上打，就算留下情喇！」王棟接言道：「二位老兄都別掛懷，要記恨一點兒，便是畜生。」金大力哈哈大笑，叫聲：「王兄弟，你是知道我的為人，是最爽快，不過說趣話兒罷喇！這位黃爺既是你的朋友，與我的朋友一樣。」大家一笑而罷。王棟又引見眾人，俱拉拉手兒，又望著金大力說：「大哥，這位黃老兄弟是我心腹的兄弟，你們老哥倆，往後要比我多親近些，就是合我姓王的好喇。論理二位早該認識才是，當日在江都縣保施老爺就是此公。」大力復又與天霸執手說道：「黃兄前在江都縣，金某耳聞尊駕，真是位俠義的朋友，可恨金某未曾會過金面。」天霸說：「金兄，莫非當日在揚州作過竊家的頭眾麼？」金大力說：「不錯，那就是愚下。」天霸說：「久仰兄之大名，就是未能親近。」王棟在旁邊哈哈大笑道，「二位越說越到一家去了。此處非敘話之所，請弟台到我們下處一敘。」

天霸說：「小弟還有要緊一事，不能從命，改日再行奉拜罷。」

言畢就要起身。王棟說：「老兄弟如何這般外道？任憑什麼事，也須明早再辦。」

且不提眾寇與好漢相會，單說惡棍的家奴李興兒，自從遇見眾寇逃生，繞道而行，無面目回家，有心逃走，無處存身，偶然想起虎主人的朋友來喇，暗想道：「我何不東村找顯道神石八太爺去？現在是竊家頭眾。」想罷直撲東村而來。登時來到石八的大門口，打得門連聲山響。叫夠半天，裡面有人答應，硬聲硬氣的說：「外面是誰？」裡面那人氣忿忿出來，「嘩啞」一聲，把門開放。但見他披著衣裳，怒目橫眉的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怎麼這樣不知好歹，三更半夜，拍門打戶，報你娘的喪！」李興兒看那人有五□多歲，知他已安睡，怕冷，懶怠起來，連忙叫聲：「太爺，你不用生氣。我是獨虎營羅老叔那裡來的，特見八太爺有件要事奉求。」那人說：「八老爺被真武廟六師父請了去喇。」興兒聽了，一抖韁奔真武廟。至廟門首下馬，手拍門。有個小沙彌出來問：「是誰？」李興把來意說了一遍。沙彌人內回明，復又出來開門，讓李興兒進去，閉上山門。李興兒把馬拴在門柱上，跟隨小和尚來至三間禪堂。

但見牆上掛著弓箭、腰刀、彈弓子各樣兵器；條山大炕，炕上放著骰盆，上有許多人圍著投骰子。李興兒一看，認得是羅老叔把兒把弟。這伙人是誰呢？滲金佛吳六、硃砂眼王七、泥金剛危四、短辮子馬三、白吃猴郭二、破腦袋張三、淨街鑼鄧四、禿爪鷹崔老、金鐘罩屠七、顯道神石八、蠟虎子朱九、坐地炮劉□，還有紅帶子八老爺，共□幾個人，俱與他爺相好。聽著語音，還有兩個西人，並不認得。又見一個凶眉惡眼和尚，李興知道他是此廟的六和尚，連忙上前先給石八打了個千兒，然後挨次問了好，又望著六和尚說：「六老爺好，我們爺叫我請六老爺安。」惡僧最喜奉承，一聽此言，點頭笑說：「啊！好好！你老爺好啊！」吩咐：「性廣拿個座，叫他歇歇。」石八先就開言叫聲：「相公，半夜三更到此找我，有什麼事情？」李興兒隨口撒謊說：「八太爺白日剛走，京裡來了一封書字，乃是我們大太爺教我們爺立刻起身進京，後日老佛爺在定海引見我們爺當直隸州同。小的主人心忙意亂，立刻登程。哪知美中不足，剛出門遇見一位大盜，截住硬要銀子。偏偏我們走的慌速，未帶銀子。強盜不依，還要剝皮摘心。小的主人無奈，說出眾位太爺們來，心想著嚇退眾位好走，還提六老爺的大法號。哪知他們不但不怕，反倒動嗔，說出來的言語，多有不遜。小的無奈，才來到八太爺府上來送個信，為是明日商議事情。家主吉凶未卜，怕明日白勞太爺們空去一趟。故此小的特給太爺們送信，還要回家去商議商議，怎麼搭救主人脫難。」言畢回身就要告別。內中怒惱了顯道神石八，叫聲：「李興兒，你且坐下，我有主意。」

看官，惡奴李興兒用了個激將計，分明是來求眾棍，他偏不肯直言，只說來送信；他恐直說出來，再要使激將計就遲了，所以他故意要走。內中這個大漢，先就不悅。怎麼說呢？

他是「老人會」的會首，又是竊家頭眾，羅似虎與這些棍徒都比他小，今日一個座兒的兄弟有了事，他如何澄的上清兒？再者，康熙年間的王法甚鬆，不甚追究。閒言不表，就說這顯道神石八說：「李興兒，你且站住。這麼個孩子！我既聽見其事，何用你中往家裡商量啊？難道八太爺還了不開這點小事嗎？」

李興見石八著了急喇，連忙站住，尊聲：「八太爺，這伙要是平常人，小的就不回家商量喇！怎奈這些人都是馬上強盜，一個個凶如太歲，惡似金剛的，張口就要小人心肝滲酒，這也是玩的嗎？」六和尚在一旁，也就開言，叫聲：「李伙計，六老爺問你們爺兒倆走到哪裡，就遇見這伙人喇？」李興兒說：「小的同主人離了莊，才走了二□多里地，東北上有一座破廟，廟前有一帶樹林，就遇見他們喇！」六和尚一聽，嘆味笑說：「我打量哪來的兩腦袋的大光棍呢！原是他們。」那石八就問：「六師父，莫非這些人你認得他們麼？」六和尚說：「八太爺聽我告訴你，若提起破廟裡這伙強盜來，全都是酒囊飯桶。亞油墩子李四、小銀槍劉虎，這些晚秧子揚風乍刺，身上未必有貓大的氣力。非我說大話，瞪瞪眼他們就得變了顏色。就只是如今咱不肯那麼行事，既入佛門，禮當謹守清規，哪裡還管別人閒事？」李興聽了，暗道：「這個禿驢障了會子大話，恐怕落到他身上，臨了兒說出不管別人閒事，此話分明是說與我聽。縱你就是拉絲，李老爺使個方法說出來，你只得應充。」

李興正然心中暗想，忽聽石八說：「六師父不是那麼說。」登時把臉一沉，叫聲：「你錯喇！我方才問你認的不認的，有個緣故：如合尊駕相識，我就不好意思糟踏他們喇！不過是把羅老叔贖過臉來，就算完事；如尊駕不肯對付他們，我豈肯善罷干休嗎？我要不弄的他們卷了兵刃，拿住送官究辦，我石八太爺就自在地上混喇！再者，我石某從□幾歲就挾著汗褸兒出身闖道兒，至今五□一歲，從不仗著朋友走道兒。羅老叔他是我一個座的兄弟，我豈肯拉扯別位？哪怕紅了毛的晁蓋，我石八要不單個找了他去，拚個死活，我就白交了許多朋友，教慕名的朋友，也不免背後談論我石八不赴湯蹈火，無患難相扶的義氣了。」六和尚見石八急喇，復又拉鉤兒說：「八太爺了不得了，該罰你老人家。我是無心之言，說了這麼兩句。那知八太爺多了心喇。羅老叔我們雖不甚好，我看著很是個朋友，況又是八太爺磕頭弟兄，這點小事兒，只怕不能不出點汗，才是好樣的！」紅帶子八老爺，一旁聽之不適，叫聲：「六師父、八太爺都不用言語了，正該早辦正事要緊。」石八爺叫聲：「李興兒，你頭裡說強盜們說了些什麼話，你將那不遜的言語述說一遍，告訴眾位爺聽聽。」李興聞聽，故意的打伴兒說：「小的頭裡沒說什麼呀！」石八爺把眼一瞪說：「你快說呀！你頭裡說那強盜說了好些不受聽的言語，怎麼這會子又說沒有喇！」李興故意的歎口氣，口尊：「八太爺，他們雖說了幾句閒話，小的就是不敢往下說。」石八說：「孩子不用害怕，只管說！你八太爺不怪。」李興又故意為難了一會，口尊：「八太爺，要提起那伙強盜來，實在令人可恨。小的主人曾道及過太爺們的名姓，還有六老爺的法號，指望嚇退那伙強盜，哪知他們太也欺人。他們說，若不提這些狗頭的名姓，大王爺倒許開恩放過你去，你提起這些狐群狗黨來，不過在本地欺壓良善；一出了交界，管保迷了門喇！若提那真武廟的六和尚，玷辱僧人，枉入佛教，大王爺早晚就要去捉拿禿驢，解解眾人之恨，也不剜眼，也不抽筋，單把他腦袋割下來，作夜壺用。」李興言還未盡，氣壞了一群惡棍，一個個氣得還好些，唯有惡僧六和尚氣得暴跳如雷，一聲大

罵：「哎哎喲！好一起狂詐的囚徒，竟敢背地裡罵的我連根豬毛兒不值。罷咧！罷咧！」一齊出真武廟去搭救惡人羅四不表。這內中惟有紅帶子八老爺未來，皆因他自身有一件大事，還未完結，故不敢露面。就只兩個老西兒冤了個無對，白把一千多兩銀子，教這些人用灌鉛骰子墩了個盡，連嚷也不敢嚷，算白忍了肚子疼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黃天霸同眾寇到了下處。金大力是最好交友之人，又耳聞黃天霸是條好漢，不肯怠慢，立刻叫人擺上一桌酒席，讓天霸上座。又告訴他說：「惡霸羅似虎現已在此，兄弟只管放心，明日起解交差。見了欽差大人，賢弟只說沒有見我，我不過三兩天就起身回家去務農呢。」天霸聽了咂嘴說：「很是，真信服你這漢子，說話有心胸。既然承眾位哥兒們賞臉，替我拿住惡棍，感激不盡，禮當陪眾位老爺們敘談敘談。皆因大人立等審案，小弟就此告辭起身，容日再謝眾位幫助之情。」天霸說畢，即站起身來要走，只見亂哄哄的跑進幾個人來。不知所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